

## 有关艺术思维发生源的思索

杨文虎

如果人是地球上最杰出的生灵,那么,艺术就是人创造出来的最美的事物。

只有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拥有—个独具魅力的艺术世界。

可是,正如人并非从来就是人,而是由最初级的有机体进化而来—样;人类的艺术活动,也有着—部从非艺术的精神活动到艺术的思维活动的发生史。

神话,也许是我们探讨艺术思维发生史最前沿的滩头阵地。对于这部精神史,我们借助文字之舟,只能上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左右。在尼罗河畔静卧了数千年的吉札大金字塔内壁上,有着对迄今所知最古老埃及神话的最早记述。然而,这绝不是人类最早的神话。

用实物“写”成的历史,把我们的探索镜头—下子推到了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峙峪文化和山顶洞文化期,在欧洲则是从奥瑞纳文化经梭鲁特文化到马格德林文化期。这个时期出现的雕刻和岩画,成为史前艺术最早发展的两座顶峰。可惜的是,这些“哑”的作品,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作品的主人在塑造它们时的内心世界。

倒是心理学家根据考古发掘的种种迹象,以及人类学家根据对现代原始部落的考察,揭示:这些模仿性的作品,并不是原始人为了得到模仿的快感或出于欣赏的闲情逸趣所为,而是有着严

峻得多的重要生存目的。对于这些史前艺术家来说,他们的模仿活动于模仿对象(几乎全是动物)有着致命的影响。在这种巫术动机背后,贯穿着原始人产生神话时的同—种思维方式<sup>①</sup>。如果神话不是突如其来而出现的,那么,我相信在拉斯科克斯洞穴壁画的创作年代,神话就已经出现在史前人的头脑中,流传在他们的唇吻间了。

但即便是如此悠久的神话,很可能也不是人类精神地平线上最早露头的神话。原始艺术家在画出阿尔塔米拉洞中栩栩如生的野牛以前,肯定有一个漫长的绘画发展阶段。同理,神话在它的形成以前,—定也有—个至少同样漫长的思维能力发展阶段。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爵士认为,一切图腾信仰和习俗的起源,应从某些祖先的怪诞想象中去寻找。其实,对于史前人类来说,更确切更有普遍意义的,不是奇思怪想,而是每天睡觉时头脑中所做的梦。人类精神世界中许多不可思议的奇迹,都来自梦这种自发的精神活动。有理由相信,充满着超自然奇迹的原始神话,最早就是从梦境中滋生的。这一点其实恩格斯就已经指出来了,他根据原始人把梦中的人视为离开肉体的灵魂这种普遍观念,明确指出:“在远古

<sup>①</sup> 在神话、宗教和巫术研究史上,这三者的孰先孰后以及它们的本质区别,始终是争论纷纭的话题。不过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这三种活动赖以发生的原始思维方式,并无实质的不同。参见阿瑞提《创造的秘密》。

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点: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同样,由于自然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sup>①</sup>在行世到今的古老神话中,还能依稀捕捉到一点这样的消息。例如古代阿卡得人(巴比伦和亚述人)有一则神话,讲述瘟疫之神伊拉为了惩治人世的罪恶性,决定消灭一切人,后经火神伊舒姆求情,才留下阿卡得人,并帮助巴比伦统治了整个世界。请注意故事的最后部分,是怎样交代这个神话的来由的:

为了赞美伊拉,此歌已传颂不知多少年,  
伊拉勃然大怒,意欲摧毁其国,  
把世人和动物化为乌有,  
作为谋士的伊舒姆极力劝阻,——  
残存于世者终于得救。——  
卡布提——伊拉尼——马尔都克,  
这一栏的作者,  
达比比之子。  
伊舒姆在夜晚梦境中降临,  
清晨起身,他一行也没遗忘,  
一行也没有增益。<sup>②</sup>

神话和梦的密切关系,一些人类学家(如泰勒)和精神分析学家(如弗洛伊德、荣格和弗罗姆)早就指出来了。但是由于他们不恰切地把所有神话都看成是梦的产品,或者在神话和梦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更主要的是由于理性对梦的传统蔑视,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引起重视和进一步探讨。相反,人们在批驳他们别的错误论点时,往往把这些不无事实根据的意见,也当作脏水一道泼掉了。

梦当然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活动,它们的内容也往往是荒诞无稽的。但梦对于人并不是全无意义的,否则,它早就作为无用的赘物被进化的利刃割弃了。尽管对于梦究竟有何功能,心理学至今尚得不出确凿的结论。人高出于所有动物的地方,在于他不甘屈从现实所强加给他的一种规定性去生活,而是在这种唯一的既定可能性之

外,寻觅和创造各种各样的其他可能性。人正因为如此才能摆脱对自然的趋附,而自行设计和规划自己未来的生活蓝图。就如马克思说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征。”<sup>③</sup>梦最早在现实的呆板铁墙上,砸出了一扇扇窗口,让人看到许许多多跟现实不一样的世界,使人体验到种种跟现实不一致的生活情景。现实生活的发展,有时可能符合一个人在梦中的经验。例如荣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做了一系列流血恐怖的梦。但一般而论,梦境的兑现机会是极少的,百不一遇,甚至是千不一遇。夸大这种偶然性,把它说成是梦所共具的预言功能,这是荣格以偏概全的过甚其辞,不足为凭。

刚刚和动物告别的原始人,智力并不比动物高明多少。梦就是他们唯一的精神生活。尽管这种精神生活的能力是恒长进化史给人类的赠礼,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sup>④</sup>但也唯其如此,梦才真正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源头。梦的基本价值。就是它首次向人类昭示了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哪怕是最荒唐不经的梦境,也是生活发展的可能性之一,——古人的许多离奇梦想,今天不是都已经实现了吗?

人受到梦的启示,或希望再度体验梦中情景的需要,可能驱遣他企求把某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梦所可能赋有的最大人生意义,大概就在于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② 塞·诺·克雷默:《世界古代神话》第11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④ 研究者提出,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做梦,甚至鸟类也会做梦,但爬行动物却不会做梦,因此人类的做梦本领是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馈赠。哺乳的动物获得做梦的机能,大约已有一亿八千万年的历史了。参见德斯伯里、雷斯林沙弗《比较心理学》。那么,梦是否也为哺乳动物揭示了生活的可能性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动物根本缺乏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能力,则是无疑的。

此。梦是最早使人的眼光不粘滞在身边既有事实上,而把视线射向更广阔无垠的可能空间的宝贵机能。这正是近年来人们在各种创造性活动,包括科学发明乃至商业战略中,愈来愈重视开发梦的潜能的理由。梦是一切可能性之源。这对于一个过分注重实际、缺乏异想天开思维能力的民族来说,是特别可贵的。

应该说,人类艺术所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也根于这一基因。艺术就是在一个虚拟的舞台,预演种种生活的可能或可能的生活。<sup>①</sup>艺术的这种性质,在神话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而这一点正是由梦的性质所决定的。

不过,要是因此把神话完全等同于梦,或者把梦直接说成神话;那又把一个有着合理出发点的意见引向谬误了。神话只在它最早的起始点,可能是梦的直接结果,因为那时人除做梦以外,还没有其他精神机能能够同神话发生瓜葛。而在人类神话时代的漫长年月里(约十万年前到公元前四、五千年),不可能没有其他后来发展起来的精神机能,参与到神话的制作中来,如记忆、联想、想象、思考、推理等等。越是到神话时代的晚期,神话思维中的理性因素就越多。因此,到今天流传下来的世界各国神话中,不能完全排除像寓意派神话理论、自然派神话理论、历史派神话理论、语病学神话理论、社会学神话理论等各执一辞所加以强调的因素。这些因素也确实为神话带来了更加复杂的意义,和不完全能用梦来解释的社会价值。但是,不管神话中有着多少事实的或理性的成分,原始人主要是用梦的方式,来编织在我们看来毫不可信、而在他们自己看来是绝对“真实”的故事的。“神话”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真实的叙述”。

真正在人成为人以后才发生、因而只有为人所独有的思维方式,是从隐喻开始的。神话和隐喻有着十分切近的关系,有人甚至认为神话就是隐喻思维的产物。神话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隐喻,但是,神话思维和隐喻思维的关系,在我看来,主要是发生时序上的关系,即隐喻思维是紧接着神话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从心理实质

来说,神话思维和隐喻思维是两种很不一样思维方式。

神话思维是一种不自觉的、主要是无意识自发作用下的心理活动。隐喻思维虽然也建立在无意识自发作用的基础上,但它通过两种不同事物间的感性“等值”,使人的感知摆脱了事物具体现象的限制,表达了或触摸到了事物与事物间的某种联系。这是真正的思维所具有的特征。如果神话思维是一种不无牵强的借用的说法,那么隐喻思维就是人的真正思维的开端。尽管隐喻思维作为思维,它还没有摆脱感性的外壳,因此粗陋乃至荒谬都是难以避免的。

一个幼儿由于看到相似的钩钩,而把“小猫钓鱼”和“起重机”混为一谈。在成人看来自然是稚拙得可笑。然而对于二岁的孩子来说,这种认识却是思维发展路线上的第一个飞跃。在此之前,他是根本不会看到这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任何联系的。<sup>②</sup>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谈到原始人用接触啄木鸟的嘴来治牙痛时所指出的:

问题不在于接触啄木鸟的嘴是否真能医治牙病,而在于能否有一种观念认为啄木鸟的嘴与人的牙齿是“相配”(aller ensemble)的(一致性[congruence]观念用于医疗方面只是诸种可能的应用之一),在于是否能够通过这类事物的组合把某种最初步的秩序引入世界。不管分类采取什么形式,它与不进行分类相比自有其价值……我们称作原始的那种思维,就是以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力为基础的,不过,这种对于秩序的要求也是一切思维活动的基础,因为正是通过一切思维活动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性质,我们才能容

① 可以回想下一位古希腊哲人的名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亚里斯多德:《诗学》)以模仿为旨归的古人尚且看到这一点,殊非偶然。

② 幼儿的这种能力,在理性思维成熟以后又会丧失殆尽,因为当理性能够直接把握事物间的联系以后,就不再需要“感性外壳”的相似来做到这一点了。儿童的这种“隐喻思维”能力,使发展心理学家把儿童称为“隐喻之父”。(H. GARDNER: ART MIND AND BRAIN)

易地理解那类我们觉得十分奇怪的思维形式。<sup>③</sup>

错误的认识也是一种认识,它对根本不能去认识的主体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而对于已经发展起其他认识能力的人来说,隐喻思维的价值主要不是认识而是它的情感意义,它又不是不离事物的感性直观形态的。因此,隐喻思维注定要加入到艺术活动中来,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想象是更晚发展起来的一种思维形式。严格地说,想象已经不能算是原始思维,它是和抽象思维差不多同时发展起来的。在人有了想象力以后,神话思维就从人类精神舞台的主要角色隐退了,它的“构事”功能为想象所接管。想象力在编织故事时,确实和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查尔斯·莱格夫特断言“做梦就是一种想象活动<sup>④</sup>,却未免过于轻率。想象主要是一种自觉进行的心理活动,是理性大脑——额叶皮质成熟以后起支配作用的精神过程。尽管想象过程中也有无意识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总是受到意识的调节、整理和加工。而梦基本上属于无意识活动,通常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控制。

神话思维隐退以后,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已非昔比。想象接替梦而成为一切可能性之母。虽然想象在科学中也有它的地盘,但它的主要用武之地至今仍为文学艺术。今天,想象是文艺活动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想象不像神话思维和隐喻思维那么幸运,它们曾在那样漫长的年代里没有匹敌的对手;而想象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抽象思维的倾轧和排斥。在大多数人那里,想象已成为童年一个消逝了的回忆。只有文艺尚为想象保留了大片的飞地,没有想象力的“特许证”,你是不能入内进行开发的。如果只有想象力和抽象思维共同发展的人才“全面人”,那么文学艺术也就成为实现人类这个理想的一所必不可少的学校。实现这个理想的另一所学校是科学。

在当今世界,人类在用各种手段以满足自己的要求方面已愈来愈强大。现代世界科学的日新

月异发展,为这一格局奠定了物质基础。目前人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做不到”,不如说是“想不到”。而正如萨特说的,“想象的活动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活动。它是一种注定要造就出人的思想对象的妖术,是要造就出人所渴求的东西的;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人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sup>⑤</sup>人类只有拥有更富于想象力的心智,才能产生更丰富的成果来满足自己无限增长的需要,从而把自己的本质在一个不断提高的水准上实现得愈来愈完善。这也就是本世纪后半期以来,一些卓识之士呼吁强调发展人的感性和想象力的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意义。

从做梦经由神话思维、隐喻思维到想象,人类的精神蜕变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与此相平行,艺术也划出了一道从说梦经过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到文艺作品的发生轨迹。正因如此,艺术成为人类精神成长史的证词,供我们探寻自身精神发展中的奥秘,尤其是史前那早已湮灭无闻的一段过程。做梦在精神史前发展史上曾经作为人类精神活动起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它的价值。它和人类各种精神活动的先天之缘,以及它们之间目前尚不清楚的作用机制,就是梦之所以世世代代不绝发生于人类脑盖骨下的根本依据。精神分析学对梦的解释,只能说是对梦的一部分功能的揭示。梦的全部价值,只有当我们完全了解它和人的所有活动的内在关系后,才能确切地估衡。而到那时,我们对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就会有明晰的掌握。换言之,人类精神世界的揭秘,最后将由梦的彻底揭开而成为前导。

发现和创造生活的可能性,然后设法去实现它:这就是人类从做梦到想象全部精神发生史的贯穿线。

<sup>③</sup>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sup>④</sup> 查尔斯·莱格夫特:《梦的真谛》第37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

<sup>⑤</sup> 让-保罗·萨特:《想象心理学》第19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